Vol.6 No.1 2026 Philosophy & Ideology Research
https://doi.org/10.37420/j.pir.2026.003

数智时代大学生辩证思维的培养与教学改革

李秀波，武晓丽

贵州中医药大学，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数智时代媒介形态的新演进重塑了大学生的认知构建方式，使辩证思维培养面临诸多挑战。作为大学生辩证思维培养的核心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思路亟需通过改革创新作出应对。文章在阐析辩证思维时代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反向启示法”的教学创新思路。遵循“顺应—解构—启示”的教学逻辑，文章进一步设计了深度案例解构、课堂辩论观察与反思性写作三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方法。通过这种教学改革的尝试，希望培养出能够适应并引领数智时代、具备辩证思维能力的新型人才。

关键词：数智时代；辩证思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向启示法

基金项目：

贵州中医药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数字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与辩证思维能力的提升研究（贵中医教学工程合字 2023[40] 号）

Cultivating Dialectical Thinking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and Pedagogical Reform

Xiubo Li, Xiaoli Wu*

Gui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iyang,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wxllily1986@163.com**

Abstract

The evolving forms of media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have reshaped the ways in which university students construct cognition, posing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As a core course for fostering dialectical thinking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teaching approach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urgently requires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respons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nnovative pedagogical approach grounded in the "Reverse inspiration method." 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al logic of "adaptation–deconstruction–inspiration," the study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further designs three operable teaching methods: In-depth case deconstruction, Classroom debate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ve writing. Through this attempt at pedagogical reform, the study aims to cultivate a new generation of talents equipped with dialectical thinking who are capable of adapting to and leading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Keywords

Digital-Intelligent era; Dialectical think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Reverse inspiration method

引言

辩证思维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逻辑主线，不仅提供了观察与分析问题的视角，更要求坚持全面、历史且动态的观察方法，从而有效克服孤立、片面的认知局限。通过辩证思维，理论认知得以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变革的实践力量。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辩证思维是有效的认知工具，帮助他们在多维度的视阈下剖析复杂现象，洞察社会演进的内在逻辑，有效规避认知过程中的片面化与绝对化倾向，进而促使学生协调理想自我、现实自我与应然自我之间的张力，以克服极端化心理偏移。[1]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是大学生辩证思维培养的重要“阵地”，引导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磨炼并提升辩证分析的技巧与能力。[2] 然而，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辩证思维的培养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同时也孕育了教学创新的新机遇。[3] 在此背景下，需要针对数智时代的特征，对该课程的教学逻辑与实践路径进行改革，以期塑造能够适应智能化社会变革的高素质人才。

一、数智时代大学生辩证思维培养的挑战

在数智时代，短视频平台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已深度嵌入个体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与问题解决方式。短视频凭借视觉直观性与高度压缩的叙事逻辑，实现了信息的大规模瞬时传播。同时，智能化、个性化的 AI 问答系统，则通过精准的数据反馈，为用户提供了高效的即时方案。这种技术演进不仅是媒介形态的更迭，更标志着人类信息获取方式的根本性变迁——即从“主动检索与深度加工”向“被动接收与即时消费”转型。当代大学生身处一个“答案廉价且泛滥”的时代，技术在打破信息壁垒、实现认知平权的技术红利背后隐藏着思维退化的风险。当个体习惯于获取经由算法筛选、逻辑简化的“成品知识”时，独立探索的驱动力与深度加工的认知习惯正面临消解。

第一，“剪辑思维”对深度解析能力的消蚀引发认知浅层化。数智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信息的片段化与叙事的断裂。在“剪辑思维”（Clip Thinking）的驱动下，短视频与 AI 倾向于呈现孤立结论，逻辑推演过程被简化。[4] 这种模式导致大学生在认知过程中产生严重的“浅层化”倾向。一方面，辩证思维要求主体透过滤境洞察本质，理解事物内部各要素间的对立统一。然而，短视频的极简逻辑诱导受众对底层逻辑的追问的思维习惯，导致其在面对复杂社会议题时，难以进行系统性的多维分析。另一方面，数字设备的频繁干扰与快餐化内容的长期输入，造成了受众注意力持续下降（Attention Deficit）。这种认知习惯的改变，直接削弱了学生进行长篇幅深度阅读与持久性学术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钻研的能力，使得大脑对于复杂逻辑链条的承载力逐步萎缩。[5]

第二，算法分发对开放性思维的损害。辩证思维的核心在于思维的开放性与批判性，即在多样化的观点冲突中把握事物的全貌。然而，算法驱动的内容过滤机制却构建了“信息茧房”。推荐算法根据用户的历史行为精准推送同质化内容，强化了原有偏见，其认知框架趋于闭环，对异质观点的接纳度与反思能力显著下降。[6] 还有，长期处于某类型信息流摄入状态，导致个体弱化了对矛盾对立面的敏感度。这抑制了辩证法所强调的“在对立中把握统一”的要求，使思维陷入二元对立的简单化陷阱，难以形成客观、全面的批判性认知。

第三，情感化叙事对理性逻辑的干扰。数智化媒介常采用强情绪化、弱叙事性的表达手段，通过刻意剪辑与感官刺激引发受众共鸣。这不仅简化了严肃议题，更引导受众进入非理性认知误区。[7] 面对海量且带有情绪偏见的信息，个体倾向于激活快速的直觉系统，而非耗时的深度分析。这种思维习惯促成了情绪化推理、过度概括、二分思维等认知问题。[8] 而且，生成式 AI 过度提供的“标准答案”加剧了思维依赖。当寻找答案的过程变得毫无门槛，个体自主探索以处理复杂不确定性的耐心随之消解，导致认知模式趋向粗陋化，甚至在盲目自信中陷入认知困境而不自知。

上述挑战最终在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维度上对大学生的成长产生了系统性负面影响。首先，在看待社会复杂面向与社会变革时，辩证思维的弱化使学生难以理解历史演进的非线性与矛盾性。他们倾向于用断章取义或极端化的视角审视社会变迁，缺乏在复杂利益格局中寻找平衡点的智慧。这不仅限制了其参与社会实践的深度，更可能因认知局限而加剧群体间的隔阂，削弱了推动社会良性变革的理性基础。其次，在规划人生与决策制定时，缺乏辩证法指导的人生观往往表现为无远虑而少定见。数智时代的即时满足使学生难以忍受长周期、高投入的个人成长路径，容易被算法营造的成功学或焦虑感裹挟。由于缺乏对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关系的辩证处理，他们在面对人生逆境或不确定性时，往往难以做出明智、稳健的决策。最后，在心理健康与自我认知方面，认知陷阱与扭曲的评价机制可能引发心理失衡。情绪化推理在数智环境中被无限放大，导致部分学生在过分自负与更加自卑间徘徊，个体自主意识和能动性减弱。[9] 由于缺乏辩证的自我评价机制，他们难以通过深度自省实现心理调节，进而影响了健康人格的塑造与价值观的内化。

二、数智时代辩证思维的新价值及其教育使命

如前所述，数值时代大学生独立探索的驱动力与深度思考的认知习惯或正面临消解。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作为一种深度分析与系统综合工具，其价值愈见凸显，成为应对数智技术异化导致的认知退化的重要防御手段。

数智环境对人类认知的威胁在于“剪辑思维”导致的逻辑承载力下降，当复杂的社会性议题被简化为极短的视频叙事或单一的 AI 指令时，个体长链条逻辑处理能力正在退化。辩证思维通过培养主体的系统分析与综合能力，为提升复杂逻辑处理水平提供了路径。在分析维度上，辩证思维引导学生从整体出发考察部分，不仅关注孤立的知识点，更关注知识点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这种“普遍联系”的观点，有助于学生在海量碎片化信息中建立知识地图，将零散答案整合为结构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化的认知体系。在理解深度上，辩证推理涉及对事物内部结构的多层次解构，这本身是对思维“深度”与“耐力”的极佳训练。通过反复运用矛盾分析法、量质互变规律等工具审视复杂问题，学生可以逐渐克服浅尝辄止的浮躁心态，重建对复杂事物规律的敬畏感，从而在学术研究与人生决策中表现出更强的逻辑定力与深度思辨力，避免陷入盲目自信的认知困境。

在数智时代，辩证思维的价值还在于帮助确立认知主体的独立性，要求学生在面对AI提供的“廉价答案”时采取反思性姿态，辨析其背后的偏差、局限及潜在伦理风险，避免被情绪叙事操作的风险。这种批判性评估不仅是对信息质量的把关，更是对主体独立人格的捍卫。同时，在审美与伦理层面，辩证法要求在短视频创作与传播中审视流行趋势背后的价值取向。例如，在处理理想自我、现实自我与应然自我的冲突时，引导学生在对立中寻找平衡，避免因数字社交的“点赞文化”陷入心理失衡。通过辩证地看待技术红利与其负面溢出效应，大学生能够形成既具前瞻性又具人文关怀的价值判断，在实现自我成长空间的同时，积极投身于促进社会群体沟通与缓解社会隔阂的实践中，将技术应用转化为具有主体意识的社会建构力量。

数智时代的算法分发机制通过强化用户的既有偏好，过滤异质化观点，构建起信息茧房，导致个体丧失了在矛盾冲突中把握真理的能力。辩证思维作为一种批判性逻辑，是打破这种封闭体系的天然武器。辩证法强调事物的矛盾性与发展性，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真理则是在对立面的不断斗争与转化中实现的。首先，辩证思维提倡“他者视角”的引入，要求大学生意识到自身认知的局限性与相对真理的暂时性，主动寻找与自身立场相对立的“反面信息”。这种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运用，能使学生在信息洪流中保持开放的认知窗口，避免走向认知极端化。其次，辩证思维强调动态演进的眼光，针对认知框架的僵化，提醒我们世界处于永恒的发展之中。这种方法论鼓励学生在处理社会问题时，不仅要看到当下的实际，更要预判矛盾转化的趋势，从而有效缓解算法带来的认知窄化，在多元文化的交锋中通过“扬弃”实现自我认知的迭代升级，增强社会适应中的认知弹性与包容度。

辩证思维指引学生透过现象探寻本质。大学生被各种天下奇闻和奇谈怪论所环绕，以碎片化、高频次的叙事方式占据了个体的注意力空间，学生习惯于接受瞬时的感官刺激，而懒得深究现象背后的复杂因果链条。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观，现象是本质的表现，而本质深藏于现象之后。辩证思维引导大学生构建起一种本质主义的追求，使其在面对碎片化信息时，不满足于感性直觉，而致力于追问“为什么”的理性逻辑。这种思维方式要求学生在信息消费中辨析真伪，由表及里，建立本质还原机制，意识到任何短视频所呈现的“真实”都经过了特定叙事框架的裁剪。通过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将事物置于特定的历史坐标系中考察，学生能够识别出被技术手段抹杀的历史连续性。

然而，目前高等教育在应对这一挑战时仍显迟滞。将辩证思维的价值从理论文本转化为教学改革实践，进而成为新时代大学生的思维自觉，是高等教育面临的时代重任。作为辩证思维培养的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必须意识到这种价值重塑的重要性。如果教育者不能针对数智时代的认知特点，对原有的教学逻辑进行范式改革，那么辩证思维就可能沦为僵化的教条，无法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发挥其在纠正学生思维偏差、引导人生规划及维护心理健康方面的潜力。因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为例来探讨高校思政课程的改革路径。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改革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中，辩证思维的培养主要依托于理论教材的逻辑推演与线性的课堂讲授。其基本思路侧重于对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与“五大范畴”的定义解析及历史案例论证，试图通过知识点的灌输实现思维方式的迁移。然而，这一模式在数智时代已显滞后。首先，相关教学内容仍然基于传统工业叙事展开，未能有效介入算法分发、信息茧房等当代大学生生存的数字实境。其次，缺乏针对数字化生存中认知偏见、情感操控等具体问题的实战化训练，导致理论与学生数智化生活实践产生理论与实践脱节现象。[10] 最后，线性的灌输式教学难以对抗短视频带来的碎片化认知冲击。

针对数智时代大学生思维惰性与认知局限的现实，本研究提出以“反向启示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改革的核心路径。该方法旨在通过“认知共情—逻辑冲突—反思重建”的闭环过程，实现辩证思维的实战化教学训练。

“反向启示法”是一种基于认知冲突理论的启发式教学范式，核心在于通过“先预设顺应、后逻辑解构”的路径实现思维启蒙。“反向启示法”打破传统的单一灌输模式，采取“由易入难、诱导破局”的解构策略。教师首先筛选具有数智特征且能触动学生思维敏感点的“热点议题”或“算法冲突”作为原型，引导学生按照其惯常的、受碎片化叙事驱动的感性逻辑进行初步剖析。在这一阶段，教师通过扮演学生思维的“顺应者”，建立认知共识。然而，这种表层的合理性实际上包裹着深层的认知陷阱。当学生的思维步入预设的“逻辑盲区”时，教师通过精准的追问与学理推演，逐步揭示其认知路径中存在的片面化、二元对立及形而上学倾向。这种从“看似正确”到“逻辑证伪”的戏剧性转折，能够产生强烈的认知失调，强化情景状态，从而激发学生深入探求本质的内在驱动力。

反向启示法并非直接否定学生，而是让他们在自己熟悉的认知模式中“自证其失”。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总体性、矛盾分析与历史视阈，教师引导学生对案例执行全维度的深度扫描。这种方式使学生不再是理论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逻辑漏洞的发现者与真理图景的重构者和觉悟者，极大地增强了辩证思维培养的实效性。这种教学策略的创新之处在于其“自反性”特征：它不仅关注具体案例的解决，更强调学生对自身“认知框架”的元认知反思。这种基于实战场景的思维体操，能够促使学生在大脑中建立起一套自动化的“辩证预警机制”，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转化为应对复杂现实的自主认知能力。

基于上述“反向启示法”的教学改革策略，本文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具有实操性的教学方法供选择。

一、“反向拆解”案例教学法。在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中，思政教师应通过深度剖析社会热点事件与网络流行言论，引导学生在实践场景中完成思维训练。具体操作层面，教师可选取具有社会热点案例及相关代表性观点发布于网络教学平台，吸引广泛的数字化交互与讨论，随后对收集到的各类话语逻辑进行系统梳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需敏锐识别言论中的认知偏见，通过引导学生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进行“逻辑预设溯源”，逐渐揭示这些偏差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与思维局限。通过进一步的学理辩护与逻辑拆解，教师能够协助学生识别某种错误认知形成的底层逻辑基础，从而在自证其失的过程中形成更加全面、客观的认知新范式。

二、课堂辩论观察法。通过模拟观点博弈，使学生在高度压力的对话环境中直观察觉思维陷阱。在该环节中，教师要求学生就特定观点进行深度辩护，强制性的立场分派往往促使各方为了逻辑自洽而不自觉地滑向偏见或运用话语套路。此时，台下学生被赋予“逻辑观察员”的角色，通过观察各方如何在对抗中产生认知偏移，逐渐清晰地认识到认知偏差的形成机制与演进思路。这种教学方法通过台下学生的角色抽离引发其对自身思维习惯的深度自省。在这种从“入戏”到“出戏”的转换中，学生在情境中学会了如何规避单一逻辑陷阱，并在尊重立场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对复杂问题辩证维度的系统把握。

三、反思性写作法。在这种方法中，学生被要求就某个案例，基于在网络平台上的对话和交流，逐渐清晰和总结自己最认可的观点。接着，每位同学都需要总结对立观点的论证思路，或者对其他同学的观点进行评论。在各种认知偏见的碰撞中，学生能够体会到每个人不同认知的冲突及其合理性。最后，学生进行反思性写作，将自己的认知变化的心路历程表达出来。这种写作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深化对问题的理解，还能够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过反思性写作，学生学会了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理解和尊重他人的观点，以及如何通过写作来反思和提升自己的认知，完成学思践悟的闭环。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以“反向启示法”为核心的教学路径，通过案例捕捉、课堂辩论与反思性写作的三种方法的选择性应用，提出了数智时代促进大学生从感性认知到理性思辨的教学新策略。在实际教学中，该改革方法将增强课堂的学理张力与实践吸引力，有效克服学生的思维惰性，提升识破逻辑陷阱的批判能力，更能在处理复杂社会议题时展现出辩证维度的系统观与历史观，为培养具备战略定力、理性自觉与全面发展素质的数智时代优秀大学生奠定了思维根基。

参考文献

[1] 祝娟 (2025). 辩证思维在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 [J]. 卫生职业教育 ,43(22):27-30.
[2] 林金辉 (2003). 高等学校应重视发展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J]. 高校理论战线 , (08): 46-49.
[3] 刘奔前 , 魏家保 (2023). 当代大学生辩证思维能力培养：功能·困境·路径 [J].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2 (06): 56-59.
[4]Bushuyev, S., Murzabekova, S., Khusainova, M., & Chernysh, O. (2024). Clip thinking in the digital age: complementary or contradictory.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231, 317–322.
[5]Xiaoyu Ma, X. M. (2025). The Impact of Short Video Culture on Value Form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 Examination Centered on the Information Cocoons Phenomen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s i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7(4), 313–318.
[6]Akoglan, C. (2024). The Intuitive Trap: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Bias in the Digital Age. Yeni Medya, 17, 345-364.
[7] 滕佳丽 (2024). 数智时代大学生媒介化生存现象探析 [J]. 新闻研究导刊 , 15(22):6-10.
[8]Ye, J.-H., Zhang, M., Nong, W., Wang, L., & Yang, X. (202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rt thinking and ChatGPT dependence: An I-PACE model perspective.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30(3), 3885–3909.
[9] 罗江华 , 沈菊 , 李宏展 (2025). 数智时代大学生主体性困境及重塑路径 [J].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7(2): 137-142.
[10] 李翰 , 张玥 (2022). 大学生辩证思维能力培养的困境与进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视角 [J]. 大学 , (12): 67-70.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